



佛光山去年就開始辦花木展，目的就是要大家看花，今年不只花，還有石頭，也有畫。數十甲的戶外花園、山野，及幾個主題館，一天走不完。

也是一種遊憩

真的有白孔雀、單峰駱駝、羊、駝鳥、牛、兔子等等素食動物，我很想跟他們說：其實我養過的兔子很愛跟狗搶骨頭肉吃；烏龜也吃肉；至於羊，哈！我曾到蘭嶼看到羊很愛撿地上的菸蒂，更愛翻垃圾桶，才葷素不拘呢！不過我終於忍下來沒說，怕嚇壞大師和其他位師父。

文·圖片提供/丘秀芷

開

春去高雄縣大樹鄉看石頭、花和素食動物。

以前去過大樹佛光山，當時對每一個點設捐獻箱很不以為然，覺得有違佛家苦修的典範。

年紀漸長，看事情比較多角度。尤其在亞哥花園、鴻禧山莊陸續傳出財務支撐不下，積欠員工經年薪俸，才發覺眾人遊憩的地點收取合理費用是必要的。

有些遊樂區門票很貴，從一兩百到上千不等，佛光山卻「隨緣」，你放十元、二十元也行，五百一千也行；或要登錄，或不登錄都可以。

將佛光山和遊樂區並列，並無不敬的意思。事實上，佛光山去年就開始辦花木展，目的就是要大家看花，今年不只花，還有石頭，也有畫。數十甲的戶外花園、山野，及幾個主題館，一天走不完。

從除夕開始就開放，數千人共同圍爐，大盤、大鍋的菜和湯，每人都井然有序的排隊拿取。菜的好壞不能拿市場的素食比較，這有另一層意義。台上表演一些節目，從舞蹈到歌曲都是得過優勝獎的人在表演，絕對淨化，也有看頭。

晚間八點普佛，清冽的寒冷夜晚，上千人在大雄寶殿殿裡殿外，跟著高僧唱誦佛經，那種莊嚴肅穆，令我這佛門化外者莫名感動。

心誠禮佛

子夜十二點過迎新歲，大家排隊，每一個人點一根小小線香，禮拜大佛。線香一炷，心意上達天聽，不用像某些廟宮人人拿一大把香搶頭香，又亂又污染空氣。

我跟著插上細細的線香，心中禱祝四個字：「國泰民安」。心誠意誠，這一刻，沒有想為自己祈求什麼，世局那麼亂，求整個大局吧。大局不好那有個人幸福的空間？

上過香，回禪房睡。五點半醒來，在佛光山已算遲了，來不及聽到打板、鐘聲鼓聲。一般人錯覺以為「暮鼓晨鐘」就是晚上打鼓早晨敲鐘。錯了！早晚都要敲，只不過先後之別，早晨先敲鐘再敲鼓。

去年來過，早晨六點天已大亮，而今年雲重，六點出門，整個天還暗的，但是有許多燈，那是許多信徒供奉的，每盞燈籠，有信徒的姓名在。以前也頗有意見，如今了悟：又美觀又兼路燈之效果又有一分信徒的虔誠在，有何不可？民富國力盛才能如此啊，不見元宵節、聖誕節各縣市大大小小商家，燈火通明，世界各大城市不就如此嗎？

一路看一路驚奇自己想法之改變，天漸亮，爬坡到「萬佛城」，看好多金身菩



一行人（有畫家蔡志忠、圓神簡志忠夫婦及曾為星雲法師手術的醫生）和星雲法師本人及蠟像合影。



一群出坡的外籍佛學院學生正含笑合十向遊客致意。

薩，晨曦中透出祥和之光，而一尊超高接引大佛在其中，山上的師父說：前數年曾有多位信眾在山下看到大佛轉頭過去。

我沒眼見不覺得這數十公尺高的接引大佛真能轉向，是不是光影的折射呢？科學上可以解釋的，這樣想，並非褻瀆，只想找出合理的說法。去年元宵來那一次，同行者有一位是得過癌症開大刀做過化療的王瑩，信基督教的她在大佛前閉目默禱。她一年來身體愈來愈好，工作也度過難關。

皈依齋飯

我們到普門中學、育幼院，帶路的出家人說：育幼院不讓人參訪，為的是他們人格的健全。而普門中學提供的食物有葷、素兩種。

我心中又有意見了。育幼院不開放參觀是對的，但既然「普門」中學，就該在校時吃全素，出去自己吃什麼由自己決定，我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，不知他們認為如何？

幸好，山裡滴水坊和膳房供應給訪客和出家人倒全是齋的，其實蠻好吃的，這回同行的圖神出版社發行人簡志忠開玩笑說：

「我常到佛光山，竟不是皈依三寶，而是皈依菜來的，這裡的齋飯好吃。」

的確，尤其豆腐是花生製成的，沒黃豆的細味，而有香氣味。山上自製的醬筍尤其好吃。佛光山原來是幾座山全是麻竹雜樹。如今還有多處有竹叢，又粗又大，不是「修竹」，竟成「叢林」，而佛學院，學校參差在其中，倒也更符合僧侶住的地方。

去過慈濟精舍多次，也去過中台禪寺、農禪寺，而佛光山，從以前還沒有大建築就來過，以前每看一處就會在心中比較，現在沒有那種比較心，因為各有殊緣。

也許佛光山更適合遊客來走走看看，星雲大師本身愛花，甚至自古至今許多佛家與花卉的典故詩詞都彙采起來成一冊子，這種跳脫泥執佛家的作法，也是了不起的。他所以把佛光山點妝成花花世界，也是另一種「說法」吧！

吃素的動物

觀賞點很多，頑石點頭的大石會動、目蓮救母的目蓮會走、而竹叢中有熊貓、纜繩上猴子在滑溜，當然，那些都是假的塑偶，只是很逼真。

真的有白孔雀、單峰駱駝、羊、駝鳥、牛、兔子等等素食動物，我很想跟他們說：其實我養過的兔子很愛跟狗搶骨頭肉吃；烏龜也吃肉；至於羊，哈！我曾到蘭嶼看到羊很愛撿地上的菸蒂，更愛翻垃圾桶，才葷素不拘呢！不過我終於忍下來沒說，怕嚇壞大師和其他位師父。

一路看花、木、佛典、石頭，遇到很多「出坡」的出家人，還有帶髮修行的佛院學生。我很喜歡「出坡」這個詞彙，工作的佛門用語。像他的僧侶不說「廁所」，而是「淨房」，還有很多詞語跟我們一般人用法不一樣。

不過佛光山整個方向，也漸漸走向一般民眾樂意參與的範疇。不說別的，有一個花卉展覽室、一個繪畫展覽室、玉石展覽室、中間夾佛光山的成長圖片展，讓人看起來不會那麼枯澀嚴肅，也正是佛法人間化的一種做法。



佛光山上飼養的駱駝還是吃素的。

而捐獻箱隨眾生布緣，每個來者量力而為。雖說世俗的認知是「使用者付費」，但在佛光山隨緣「布施」，已不止布施給山上的出家眾，又何嘗不是自己心靈視野的一種洗滌。至於每人獲得多獲得少，那，也隨緣吧！

也許您會像我，前幾次去，處處有意見，「我執」得很，但這一次去，竟是一下子躍進一大階，看到另一層次。也許您也可以到此「皈依菜」，到滴水坊吃不錯的素食；也許您可以在薰衣草園、金盞花區、波斯菊園區留個倩影；當然，更可以在大佛或無數菩薩前默禱。

尤其愛文學的朋友同學，去文殊院時，多多停留，那裡可以考驗您的腳力，要爬很多階梯。

大雄寶殿前，眾佛並列，觀音大士前有許願池，池裡有個鐘，誰的銅板能丟到鐘，那時趕緊許個願吧。我是丟了十多個銅板都力所未逮，但純粹好玩，並不真想許願。說真的，這回能上山，前後走了十多個小時，腳不酸、人不累，這正是「天從人願」了。



山裡滴水坊和膳房供應給訪客和出家人倒全是齋的，其實蠻好吃的。